

斯特林堡选集



女仆的儿子

中国古典名著丛书



女仆的儿子



斯特林堡选集

女仆的儿子

高子英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August Strindberg

TJÄNSTEKVINNANS SON

Bokförlaget Aldus/Bonniers, Stockholm 1973

女仆的儿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4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 $\frac{3}{4}$ 插页 3

198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6,000

书号 10019·3379

定价 1.75 元



August Strindberg.

目 次

第 一 部

一个灵魂的发展史(1849—1867)	1
一 恐惧和饥饿	3
二 训练开始	30
三 离 家	39
四 接触下层阶级	50
五 接触上层阶级	72
六 一所折磨人的学校	90
七 初 恋	113
八 解 冻	138
九 吃着别人的饭	172
十 性格和命运	190

第 二 部

酝酿时期——一个灵魂的发展史

(1868—1872)	203
一 在前院里(1867)	205
二 在下等人家里和上等人家里(1867—1868)	229

三	医 生(1868)	269
四	登台之前(1869)	284
五	他怎样成了上等人(1869)	295
六	在后台上(1869)	306
七	他成了作家(1869)	316
八	吕纳诗社(1870)	323
九	在书堆里和在舞台上(1870)	350
十	迷 惘(1870)	360
十一	一八七一年的论文《唯心主义和 现实主义》(1871)	374
十二	一个受到国王保护的人(1871)	410
十三	辍 学(1872)	421

第 三 部

在红房间里——一个灵魂的发展史

	(1872—1875)	429
一	和不满的人在一起(1872)	431
二	《叛徒》(1872)	447
三	红房间(1872)	456
四	编 辑(1873)	485
五	精神苦恼(1873)	496
六	幸达避风港(1873)	510
七	公开的言论(1873—1874)	518
八	皇家文书(1874—1875)	527

第 四 部

作家——一个灵魂的发展史(1877—1887)	553
前言	555
一 狂风过后(1877)	561
二 爆 炸(1879)	570
三 再一次上上下下(1881)	583
四 报 复(1882)	593
五 巴 黎(1882)	597
六 卢 梭(1884)	606
七 妇女问题和年轻瑞典派(1884—1885)	618
八 他变成了无神论者(1885)	633
九 唯心主义和社会主义(1886)	645
十 女仆的儿子(1886)	668
译后记	687

第 一 部

一个灵魂的发展史

(1849—1867)

一 恐惧和饥饿

四十年代过去了。通过一七九二年的革命^①为自己争得一部分人权的第三等级^②，现在知道还有一个第四等级或第五等级要登上舞台。在宫廷政变^③中给古斯塔夫三世助过一臂之力的瑞典中产阶级，早在前雅各宾派成员贝纳多特^④统率千军万马的时候已经步入上层社会，并在同卡尔·约翰^⑤出于下层阶级的本能既仇视又崇敬的贵族和贵族文官等级抗衡中发挥了作用。四八年动乱^⑥之后，开明的暴君奥斯卡一世^⑦意识到发展不可抗拒，想乘变革之机捞取声誉。他通过经济和贸易自由——当然有某些限制——为城市市民谋福

①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

② 通常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有纳税义务的等级。起初，指城市工商业者的上层分子；十八世纪末，包括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已形成的资产阶级等。这里不仅指法国，而且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整个欧洲的影响。

③ 指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1746—1792)，一七八九年在由四个等级组成的议会中利用其他三个等级对付贵族等级通过新宪法。

④⑤ 贝纳多特和卡尔·约翰实际上是指同一个人。让·巴蒂斯特·茹尔·贝纳多特(1763—1844)，原为法国元帅，律师家庭出身，一八一〇年被选为瑞典王位继承人，命名为卡尔·约翰，一八一八至一八四四年为瑞典和挪威联合王国国王，称卡尔十四世。

⑥ 指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

⑦ 奥斯卡一世(1799—1857)，卡尔十四世的儿子，瑞典和挪威联合王国国王(1844—1857年在位)。

利，看到了妇女的力量，赞成姊妹和兄弟同样享有财产继承权，而同时又不减轻作为未来家庭赡养者的兄弟们的负担。他的政府在市民等级中寻求支持，对付以哈特曼斯多尔夫^①为首的贵族和僧侣等级所组成的反对势力。

社会仍然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那些阶级是按行业 and 职业自然形成而又相互制约的一些团体。那种制度在表面上还保持着一定的民主性，至少在上层阶级内部是这样。上层阶级还没有找到一种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按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分别排列的新的阵势尚不存在。

因此，城里还没有专门的住宅区，那里整座房子都供上层阶级居住，由昂贵的房租、华丽的楼梯和严厉的看守同普通人分开。因此，克拉拉教堂墓地旁边那所房子，尽管位置优越、造价很高，在五十年代初仍然是一个相当民主的法伦斯泰尔^②。院子四面都有房屋，呈正方形。朝街的一座楼，一层住的是一位男爵，二层是一位将军，三层是最高法院的一个推事，他是房东，四层是一个杂货商，五层是已经升天的卡尔·约翰退休的厨房总管。左边一排厢房里住着一个木匠，他是代理房东，一个穷光蛋；右边一排厢房里住着一个皮货商和几个寡妇；另外一排厢房里住着一个拉皮条的女人和她的几个姑娘。

① 雅可布·哈特曼斯多尔夫(1792—1856)，是议会中保守党的代表，反对派的代言人。

② 原文是法文。“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工农业结合的集体。每一个“法伦斯泰尔”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大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男女平等，共同分享公共收入，实行普及免费教育等。

在正面那个大房子的四层楼上，杂货商^①和女仆生下的儿子正在产生自我意识和对生活及其义务的意识。据他后来回忆，他最初的感觉是恐惧和饥饿。他怕黑、怕挨打、怕惹人生气、怕摔倒、怕磕着、怕妨碍别人。他害怕哥哥们的拳头，害怕婢女们揪头发，害怕外祖母的责骂、母亲的棍棒和父亲的藤杖。他害怕楼下将军家前厅里头戴尖顶盔、手持短剑的卫士，害怕到院子里垃圾箱旁边玩耍时碰到代理房东，害怕房子的主人最高法院推事。他上面都是一些享有特殊待遇、有权有势的人，从因年龄而享有特权的哥哥到父亲的最高法庭，然而他们上面还有爱揪别人头发和总是拿房东吓人的代理房东，因为房东住在乡下，很少见面，大概因此最使人感到害怕。但是在他们所有人之上——甚至戴尖顶盔的侍卫也包括在内，还有将军，不过最可怕的是他身穿军服、头戴三角帽、帽子上插着羽毛往外走的时候。这个孩子不知道国王是什么模样，他却知道将军是到国王那里去。婢女们也经常给他讲有关国王的故事和他形容国王的凶相。母亲有时带他做晚祈祷，对于上帝他虽还没有清楚的概念，不过上帝能管住国王是肯定的。

即使在母亲怀他的时候他的父母所经历的那场狂风暴雨对他没有产生什么特殊影响，这个孩子有这种恐惧感大概也不奇怪。何况当时又是狂风怒号呢。结婚前他们就生了三个孩子，约翰是举行婚礼后不久出生的。他的出生可能不是他们的愿望，特别是在他出世以前家中遭到破产，在他出生时，

① 当时约翰的父亲是杂货商。

昔日那个富裕的家庭已几乎家徒四壁，只剩下床铺、桌子和几把椅子了。叔父也在那时去世，直到死时还与父亲为敌，因为父亲不愿意断绝他同一个女人的自由来往。父亲爱着那个女人，不但没有断绝同她的关系，而且与他结下了终身姻缘。

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大概因此才有坚强的意志。他是在名门出生长大的上等人。家里有一张世代流传下来的家谱，说明他的祖辈在十七世纪是贵族门第。后来的人都是牧师，他的祖先都是有着北方人、也可能是芬兰人血统的耶木特兰省人。此间血统有所混杂。父亲的母亲出生在一个有德国血统的木工家庭。父亲的父亲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杂货商、城市市民步兵的首领和共济会高级会员，另外还是卡尔·约翰的推崇者（他推崇卡尔·约翰，是由于后者是法国人、是元帅，还是因为他是拿破仑的朋友，这一点尚未查清）。约翰的母亲是一个穷裁缝的女儿，被继父送去给人当婢女维持生活，后来又在一家客栈当招待，她就是在那时被约翰的父亲看中的。她是一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但是敬重她的丈夫，因为他是“豪门”出身。她爱着她的丈夫；是把他当作恩人而爱，还是把他当作丈夫或家庭的赡养者而爱，这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是难以推断的。

父亲对男仆和那个达拉那姑娘^①称“你”，婢女们称他“主人”。尽管他屡遭失败，然而并没有象别人一样牢骚满腹，而是靠“这是上帝的意志”这种宗教上听天由命的信念和呆在家里不与外界交往支持着，另外，他总是抱有重整旗鼓的希望。

① 达拉那姑娘是从达拉那省雇来的一个女佣人，可能是专管做饭。

但是从一切方面，乃至他的生活习惯来看，他毕竟是一个上等人。他的面容是一副贵族神态；留着胡子，皮肤细嫩，长着路易·菲利浦^①式的头发。另外，他还戴着一副眼镜，总是衣冠楚楚，爱穿纯亚麻布做的衣服。家里人告诉那个给他刷靴子的男仆，干活时一定要戴手套，因为他们觉得他的手太脏，不能伸进主人的靴子。

母亲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梳妆总是那样朴素，但干干净净。孩子们一直穿得整齐清洁，但不允许过分铺张。她和佣人们亲密无间，不论哪个孩子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有失礼之处，她就立刻进行惩罚，所谓立刻惩罚，就是无需审问和判决，只要有人检举就立即执行。她对穷人一直很善良，不管家里多么艰难，从不让讨饭的人空手离去。所有老奶妈，一共四个，经常来探望，她总是把她们当作老朋友招待。

这个家庭受到了狂风暴雨的洗劫，已经分散的亲友吓得象小鸡一样，不分敌友又聚在了一起，因为他们感到，他们需要对方，在一起可以互相保护。

姑母在那座楼里租了两个房间。她是个寡妇，去世的丈夫是个有名的英国发明家和工厂主，但最后破了产。她有抚恤金，便和两个很有教养的女儿一起靠抚恤金生活。她是个贵妇人，有过豪华的家庭，同富贵人家有过密切交往。她疼爱自己的弟弟，又不赞成他的婚事，但在狂风袭击的日子里却照管了他的孩子。

① 路易·菲利浦(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4年在位)。

她头戴尖顶帽儿，和别人见面时让人吻她的手。她教她的侄子们在椅子上要坐得端正，问候别人时要举止大方、谈吐文雅。她的屋子里还保留着昔日的荣华富贵和阔友云集的痕迹。花梨木软座长椅上搭着用钩针织成的带英国图案的椅披。已故丈夫的半身雕像，身穿科学院的燕尾服，佩戴着瓦萨勋章^①。墙上挂着父亲身穿市民陆军少校军服的一张大幅油画肖像。他佩戴着那么多勋章，孩子们一直以为他是个国王，而后来才知道那是共济会的徽章。

姑母喝着茶在看英文书。

另一个房间里住着舅舅和一位堂兄。舅舅在何陶尔耶特大街经营百货，堂兄是去世的叔叔的儿子，在工业学院读书。

外祖母总是呆在小儿卧室里。她是个很能干的老太太，缝褂子、补裤子、教小孩认字、晃动摇篮让小孩儿睡觉，不过也揪人的头发。她信教，每天早晨先到克拉拉教堂做祈祷，八点钟回来。冬天她要带上灯笼，因为当时还没有煤气灯，装有管状灯芯的灯已经熄灭。

她总在屋子里不出门，大概是不喜欢她的女婿和女婿的姐姐。他们太高贵，对他们她只有敬而远之。父亲对她恭恭敬敬，但并不亲近。

父亲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两个佣人住着三间屋子。家具主要是摇篮和床铺。烫衣台上和椅子上是孩子，摇篮里和床上也是孩子。父亲没有自己的房间，不过他总是呆在家里。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回请，所以许多做买卖的朋友请他吃饭他从

^① 瑞典骑士勋章。

来不去。他从来不到饭馆去吃饭，从来不去看戏。他有自己想掩饰和要医治的创伤。他的爱物就是一架钢琴。他的两个外甥女中有一个隔一天晚上过来一次，一来就弹海顿^①的四手联弹交响曲。从来不弹别的曲子。但是后来也弹莫扎特的曲子。从来不弹现代的。后来条件允许的时候他还有另一种爱好，就是在窗台上养花。但是只养天竺葵。为什么只养天竺葵？后来约翰稍大一些，母亲去世以后，他仿佛总是看到他的母亲或一棵天竺葵，或二者同时看到。母亲面色苍白，她坐过十二次月子，得了肺病。她的脸很象天竺葵白色透明的叶子，天竺葵叶子上挂着发黑的血丝，越往下面越黑，最后形成一个近乎黑色的瞳孔，就象母亲的瞳孔一样黑。

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父亲。他忧郁、疲倦、严肃、庄重，但不厉害。他看上去比本来严肃得多，那是因为他回家后总要放手处理一大堆自己无法判断的案子。另外，别人还总是借他的名义来吓唬人。说一句“我要告诉爸爸”就象动手打人一样有效。他扮演的可不是什么叫人感恩不尽的角色。他对待母亲一直很温和。饭后总是吻她一下表示感谢。这样，孩子们就养成一种习惯，他们极不公正地把母亲当成带来一切好处的善人，而把父亲当成带来一切坏处的恶人。

孩子们都怕父亲。一喊“爸爸来了！”他们就又是跑又是藏，或者跑进小儿卧室去梳头洗脸。在饭桌旁孩子们鸦雀无声，父亲也很少说话。

母亲性情急躁。她很容易生气，但很快就会平静下来。她

① 海顿(1732—1809)，奥国作曲家。